

公务员之



一度县长

在折腾中掌握仕途的玄机

熊学义◎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公务员之



一度县长

熊学义◎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务员之二度县长/熊学义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742-978-4

I. ①公… II. ①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2407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公务员之二度县长
作 者 熊学义
特约监制 陈 江 辛海峰
策划编辑 小 X
责任编辑 张国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1000
印 张 19.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50 元

ISBN 978-7-80742-978-4

赣版权登字 -05-2010-5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01

余非靠在办公室的皮椅上好半天了，仍然感到通身燥热，心里似有巨浪翻腾，无法平静。他看了看自己这简朴的工作间，一想到就要搬进他以前经常去汇报工作的那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就有一股豪气从胸中奔涌而出。当他准备拿起案上的一份文件时，右眼皮突然不由自主地乱跳起来，让他吃了一惊。他连忙用手去按住，但并不能有效制止。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此时此刻，他内心深感不安。

吴益群一肩挑着梁木县委书记、县长两个担子，一晃就是三个月。谁都知道他早晚是要让出县长之位的，因此几个月来觊觎这一职位的人是各显神通。但出人意料的是，修州市委根据省委的意见，偏偏让资历尚浅的余非来与吴益群一起搭班子。这难免让人大跌眼镜，就连余非都觉得困惑，他怎么会成为县长的推荐人选？那天他被省委组织部部长舒广袖和主持修州市工作的钟学林市长找去谈话后，就浑身火烧火燎的。

省委一般不会直接过问县处级领导职务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梁木县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仅发生了前县委书记游长江的贪腐大案，而且所属修州市的



市委书记王晓慧又重病住院，因此省委格外关注梁木县的发展。

激动，深深地激动。从一个副县长到县长，余非实现了仕途上的又一大跨越。许多副县级领导一辈子都没有跨过去，最后只能从县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下来。不安，深深地不安。覬觎县长之位的不仅有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还有市直部门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比余非有资历。今后的工作，余非将如何开展？

领导干部们之间的议论是免不了的，无非是说余非到上面找了谁、送了谁之类的话。但无论有什么议论，存在什么疑虑，余非在县人代会上顺利当选县人民政府县长之后，面对全县干部群众关注的目光，面对周边地区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他就像进入了一个气场，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

这天，刚参加完修州市经济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吴益群就要求与他坐在同一辆小车上，边往回赶边聊天。“我们梁木县，和兄弟县市相比，落后了！”吴益群叹道。余非当然有同感，修州市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一排名，梁木县都处在中游以下。“我们做得最好的是农业产业化，也就是我们的大棚蔬菜，但也只是富了一部分农民，富了几个乡镇。我们工业化的步伐迈得不大，城市化建设更是毫无作为，而这些才是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余非对吴益群的话也表示认同，农业产业这一块税率很低，做得再好，对全县的财政增长的作用也极小。

蔬菜产业的大发展，是余非当年在青远乡任党委书记时的主要政绩，他是付出了心血、凝聚了很深的感情的。但现在他不是个乡镇的头了，也不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了，他得为全县的经济发展、财政增收操着心、担着责，否则不仅对上无法交差，就是维持梁木县这台机器的运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教育、卫生、交通、水利以及干部工资等，都靠县财政这块蛋糕呢。

因此吴益群提出的“开发新城区、壮大工业园、农业现代化”的新构想，余非是赞同的。城市化可以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可以整合各种资源、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我国现阶段，城市化是一个基本趋势。“发展工业将

主要依靠招商引资，实现农业现代化也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蔬菜产业，将其进一步做优做强。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开发新城区的问题，那要多少资金的投入啊！”在书记办公室，余非对坐在对面大皮椅上的吴益群说。

吴益群起身递过来一支烟，并帮余非点燃后，笑着说：“这就是个大学问了，早就有很多地方提出‘经营城市’这一概念，但如何经营、经营得好不好，就看我们的了；而且作为县长的你，在这方面要下更多的工夫才行。”余非的烟虽被点燃，但并没有去吸，他靠在椅子上思忖良久。

很快，吴益群开发新城区的构想取得余非的支持后，召集县委常委进行讨论。吴益群指出，现在的县城因为有河流阻隔，处在一个狭长地带，没有发展的空间，在河对岸开发新城区、拉开一江两岸的城市新框架是唯一途径。常委们议论纷纷，其中有少数同志存有疑虑，但都被吴益群一一“说服”，最后成为常委们的集体意志。

散会后，余非一回到县长办公室，就有好几位常委来坐，话题自然是一江两岸。余非想，吴益群那里肯定也坐了不少人，大家是兴致盎然啊。也难怪，县城是大伙儿的家园，撇开其他意义不说，单单改变城市形象本身，也足够他们振奋的了。

只有在家中，余非方才享受了片刻安宁。但也只是“片刻”，几个部门领导甚至搞企业的老板先后前来登门，言谈中看似无意其实是有意说到城市建设。余非无奈地一笑，这常委会议保密性可真差，刚议的事，就有不少人已经知道了。相信不必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过不了几日，全城便要议论开来。当然，这开发新城区不算是什么坏事，大家早些知道也无妨。

几个部门领导和企业老板在县长这里求得了证实，便怀着各自的心事离开了。余非关上房门后，对母亲聂美凤说：“以后有人来找，就说我不在家，尽量帮我挡住。”聂美凤瞅瞅儿子，不解地问：“上门来找肯定有事，把人家挡在门外不礼貌吧，再说耽误事怎么办？”余非嘿嘿笑了：“妈，你心肠就是好，但我敢说，以后上门的人会越来越多，你接待得过来吗？况且，办公室才是谈事的地方；如果真有事，在家里见不着，第二天自然会去办公室找，耽误



不了事的。”

聂美凤点了点头，她并不完全明白儿子的话，但知道儿子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自己应该配合好他。只是，有件事一直在聂美凤心里耿耿于怀，那就是儿子的婚事。自从余非的初恋女友叶仙儿病逝、热恋女友王紫君无奈嫁人之后，他再未接触过任何女性。这怎么可以呢，一个男人事业再成功，若没有女性的柔情，会真正快乐吗？聂美凤想，虽然自己能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有些方面，她是无法照顾到的。她只能心疼。

想到儿子，聂美凤又想起了自己生命中的另外一个男人——余洪清。这个不争气的丈夫，这个贪污受贿包养情妇的冤家，不仅把他自己害了，还差点连累了儿子。前天，她去监狱看望了他，不知怎么搞的，所有的怨恨已不复存在，只希望他能早点出狱，早点回到自己和儿子身边。只不过，丈夫至今还不知道反省自己的罪行，这让她感到伤心。

只听余洪清不以为然地说：“我虽然有错，但不该被判入狱，这都是余非那小子副县长没当好，树敌太多的缘故。”聂美凤含着泪说：“你差点把儿子害死了，差点把我气死了，怎么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余洪清反倒怪妻子：“你怎么就不懂，我错归错，但完全不必坐牢，是暗箭在伤人啊。”然后放低声音对聂美凤说：“儿子现如今当县长了，这确实是天大的好事，但你一定要告诉他，在官场上要懂得收揽人心，切莫树敌，否则即使不中箭落马，也要被排挤出局，千万要记住。”聂美凤无奈地点点头，丈夫虽然德行很坏，但他还不至于要害自己的儿子，他为儿子担着的那份心或许有他的道理。

“你爸惦记着你的婚事，你也该好好考虑了。”聂美凤不想转述丈夫的那些意见，她知道儿子是不认同的，因此便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哦。”余非点点头，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父亲了，不是不关心他，而是为父亲的顽固不化感到失望。

父亲真的那么关心自己的婚事吗？余非无奈地苦笑，他几乎能背出父亲会说些什么，无非是他自认为高明的“官经”。但母亲却只转述了关于自己婚事这么一句，不论是否是父亲所说，这无疑该是母亲最大的心愿。可是，自己如何了却母亲这个最大的心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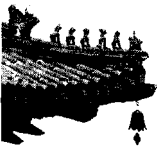
02

修州市市委书记王晓慧由于身患运动神经元病导致呼吸衰竭，一直处在深度昏迷当中，躺在医院生死难料。省委书记刘宝轮、省委副书记于向党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舒广袖在她昏迷之前曾专程到北京医院看望过她，并与她议到了调整梁木县领导班子的事。

“吴……吴益群……任……县委书记……我没有……没有什么意见。”王晓慧当时靠在床上，额头满是细汗，说话已经很吃力，但她还是坚持把话说完，“至于……至于县长一职……我推荐……推荐现任梁木县……副县长的余非……”

余非？众领导一愣。

刘宝轮对余非其实是有印象的。几年前，媒体曾报道过时任青远乡党委书记的余非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发展大棚蔬菜的事迹，刘宝轮当时是省委副书记，对他略知一二。余非心系群众、勇于开拓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次重病中的王晓慧提议余非担任县长，还是让他感到意外。一般而言，提拔任县长的不是副书记就是常务副县长，而余非只是副县长，资历尚浅。



王晓慧见几位领导心存疑虑，强打起精神陈述推荐余非的理由。她说余非无论在个人品德和政治素养方面，还是工作能力上都是十分优秀的。“虽然……余非曾做过……我的秘书……但我推荐……他担任……县长……完全出于……出于公心……为的是梁木县……发展的……大局……”王晓慧还没把话说完，几位领导心疼得不行，赶紧让她歇着。

刘宝轮说：“省委对你充分信任的，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你已经很累了，该休息了。”于向党、舒广袖等都起身准备告辞。走出病房时，该医院的负责人已候在门外，刘宝轮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嘱他要组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救治王晓慧。医院负责人连连点头，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以挽救王晓慧随时可能消逝的生命。

省领导走后，王晓慧已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她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仰躺在床上。她女儿王紫君心疼地说：“你吃不消就和省领导说，不要硬撑。你看你们聊了这么长时间，都聊些什么啊？”王晓慧没有言语，这些事又岂能和女儿说！

王晓慧慢慢闭上了眼睛，余非即刻浮现于脑际。

王晓慧知道，推荐余非担任梁木县人民政府的县长，确实加入了她个人的好恶成分，但这并非不忠诚于党的事业，因为在她看来，余非是一个有公心、肯干事的好干部，虽然资历尚浅、协调处理各种关系还不是很娴熟，但他对事业的执著，为了人民利益甘洒一腔热血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官场的一些人，貌似政治上成熟者大有人在，个个老谋深算，大多考虑的是个人的得失、仕途的进退，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利益则是阳奉阴违。所以推荐余非，虽不是上佳人选，但也比那些看上去左右逢源，上下讨好，实际上整天谋人不谋事的官员强。

王晓慧本想让余非再多些历练，等时机更加成熟时把他推向县长的关键岗位，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无奈自己身体亮起了红灯，生命的去留已在旦夕之间。既然省领导这个时候向自己征求意见，明知余非资历还浅，难度很大，那也只有奋力一推。王晓慧想，这是自己为余非所能出的最

后一把力了。不论结果如何，她希望余非今后的步伐能够更加稳健，能够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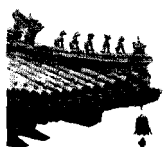
作为修州市的市委书记，王晓慧的力荐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省委经过审慎考虑，在观察余非数月后，终于决定推荐他为梁木县的县长人选。而此时的王晓慧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如果有知，想必也会感到安慰，毕竟她的意见得到了省委的认可。只是她从来没有向余非透露过任何风声，所以余非并不知情，下面的其他许多领导更不知情。

王晓慧昏迷之后，其修州市委书记之职已经空出。这对于暂时主持全市工作的市长钟学林来说，成为真正的一把手意味着只差一小步。这个时候，该他拿出魄力大干一番了。该对上对下显示他非凡的政治才华了。因此他提出了振兴修州经济的几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将修州市建设成全省中部地区经济中心。他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以及财政税收处于落后位置的梁木县点名示警，指出在继续发展蔬菜产业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多条腿走路，才是富民强县之道。

这给了梁木县新任书记、县长不小的压力。当然，压力就是动力，余非按照吴益群的指示，开始组织人马起程前往江苏、山东等地，学习考察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

陪同吴益群、余非一同前往的有县委副书记喻向明、常务副县长钱生成、分管城建和工业的副县长卢重瑞，以及几名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他们一路看过去，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震撼人心，许多县市几乎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江苏昆山和梁木县一样是个县级区域，二十多年前还是个典型的农业县，农业人口占九成，经济总量在苏州当时八县中排名末位，人称“小八子”。可是现在，人家昆山城市化率达百分之六十八，在江苏省率先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县（市）首位。

夜宿苏州彩云大酒店。大家一面品尝着美食，一面谈论着考察感受，个个激情满怀唾沫四溅。吃饱喝足后，余非来到为他准备的客房，宽大的床和



精致的桌椅家具，恰到好处地融合了现代与古典豪华的品质特点，确实是赏心悦目，十分舒适。余非往床上一坐，正感觉有点铺张时，县委办公室主任李菁敲门进来说：“余县长，几位领导说出去放松放松，你也去吧。”余非一愣，问：“去哪里放松啊？”李主任说：“服务员说这里的桑拿室很健康、很优雅、很专业，大家都同意去。”余非正要说我们出来是学习考察的，又不是旅游观光之类的话，但还是忍住了，接着问：“吴书记呢，他怎么说？”李主任答：“吴书记说既然很健康、很专业，去也无妨，解解乏。”“哦。”余非想了想，摇摇头说，“我翻翻收集到的一些考察材料，要不你们去吧。”李菁见状，只好转身出门而去。

余非叹息了一声，从包中取出一沓材料。还没翻两页，外面进来一个人，笑呵呵地说：“余县长啊，张弛要有度嘛，走，一起去。”余非无奈，既然是吴益群亲自来叫，不好再坚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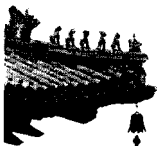
休息一晚后，一行人继续学习考察之行。考察间隙，大家又趁机逛了一下虎丘庙会。这“吴中第一名胜”确实名不虚传，高耸入云的云岩寺塔，幽奇神秘的剑池，向人们展现了人文资源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

县领导们流连忘返，仿佛真是来旅游观光的一样。吴益群看出了余非的心思，将他拉到一旁说：“你啊，真是个直肠子。大家跟着我们出来，如果一味学习考察多闷啊，要让他们一路愉快才行，回去后还靠他们多做事呢，所以我让李菁稍稍调整了一下考察日程。”余非笑笑，不置可否。

在山东时，他们考察了潍坊地区的几个县市，包括余非曾经多次到过并引进其蔬菜种植技术的寿光市。故地重访，感触颇多。余非曾经以一乡之主的身份来此取经，现在已是一县之长了，责任更重，任务更艰。对于梁木县而言，寿光比昆山其实更有可比性。这里不毗邻大城市，享受不到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属于典型的农业地区。但正是由农业起步，通过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培养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又适时调整和加速工业发展，构筑现代工业体系，实现了工农业协调推进，城市和农村联动发展。那城区之大气、市场之繁荣、道路之宽敞，让人很难想象这里只是个县城。

余非在寿光国际蔬菜博览会展棚前，还见到了当年大力帮助自己在乡镇发展的老劳模朱三元。他当时正向国外客商作着介绍，见一行人正看着自己，立即便认出了余非。寒暄了几句后，他乐呵呵地拉着余非的手说：“我早就料定你能干事而且能干成事，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当上县长了，真是少年英才啊。”余非惭愧地说：“哪能以官职衡量人，您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还一心留在村支书岗位上，才真正让人敬佩呢。”

考察完寿光，几位领导准备在返程前去青岛以及那里著名的道教圣地崂山看看。余非这次没有和他们同去，他说既然来了山东，正好顺道去见一个好同学。吴益群知道余非玩过崂山，再说考察任务已结束，定好回家碰头的日期，便让余非去了。



03

离开众人后，余非却没有去威城找老同学郭志明。他和郭志明已经通过话，得知他提拔当了威城市民政局的副局长，其夙愿已遂，也就放心了。余非不去青岛的目的，是想利用他们玩的时间，到北京看看尚在住院的老领导王晓慧。之所以不言明，是因为余非偶尔听到了有人把他归为王晓慧一党的闲话，他只好避避嫌。

其实余非心里明白，尽管王晓慧帮了他，但他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而不属于某个私人圈子。这次去北京看望，完全是亲情使然，是把她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牵挂和关心，而不是所谓一个集团内的利益使然。再说，时至今日，又有谁会与一个深度昏迷数月、濒临死亡的人结成帮派呢？恐怕曾经是的也要散了。

余非不属此类，所以他又一次出现在了王晓慧的病床前。

一直守候在一旁的王紫君告诉余非，她母亲的病依然如故，毫无知觉，只有极其微弱的心跳在证明着她生命的存在。余非便安慰王紫君说：“只要有心跳就有希望，我们要相信奇迹。”其实到这个时候，余非都已经觉得

希望渺茫了。他现在最担心的，反倒是王紫君，这个差点成为自己妻子的善良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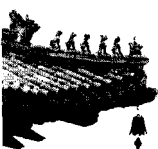
守候在北京医院的王紫君确实是有些孤独无助，因为她的丈夫沙运海除偶尔来几次北京外，长期不闻不问，躲在家里头忙着自己的事。只有母亲才是她唯一的希望。这也是余非最担心的地方，一旦王晓慧驾鹤西去，王紫君必将陷入绝望之境。

“紫君，万一你妈妈她……”余非努力把话说回来，“万一她醒不过来，你也不要太过伤心了。”王紫君抬头望着余非，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不会的，不会有这个万一的。”余非顺着她点头，“我也希望不会，我也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但都昏迷这么久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王紫君悲伤无语，半晌才喃喃道：“做好心理准备？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没有她，我今后该怎么办？”余非知道她与丈夫濒临决裂的边缘，只好安慰她说：“万一你妈妈去了，还会有人关心你的，我就是一个。”王紫君听了百感交集。

想当年，余非是她的至爱，她做梦都想着要嫁他为妻。可世事难料，她成了沙运海的妻子。原本生活可以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无奈沙运海陷入欲海妒潭不能自拔，总认为仕途暗淡是王紫君母女不肯出手之故，并纠缠王紫君与余非的过去而横生醋意。王紫君知道，自己实在无法与之继续好好地生活了。她现在也意识到，以沙运海的人品，即使没有这些因素，他也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余非就是吗？余非刚才的话尽管让人感动，但时过境迁，已为人妻的她又怎么能够从头再来？更何况，余非所指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对于受过情伤的另一方来说，那就更无甚意义了。所以，王紫君稍稍整理心情后，对余非说了一句“谢谢你的关心”，再无他话。

余非又说了一会安慰的话，准备告辞。哪曾想很少来北京医院看望的沙运海偏偏这个时候出现。他一见余非来了，和王紫君在病房里说着话，一股无名之火便腾地蹿了上来，难听的话也就出了口：“怎么我一来就看见余大县长在这里，是太巧呢，还是你干脆在这里做起了姑爷？”

余非尴尬极了，正想说什么，沙运海难听的话已经砍向王紫君了：“看



来你照顾病人的生活还挺多姿多彩的，还有机会重温旧梦呢！”王紫君听了气得脸色发青，一时说不出话来。余非看在眼里，疼在心中，这王紫君平日里忍受了多少委屈啊！当沙运海言语上继续向王紫君发难时，忍无可忍的余非大喝一声：“够了，你这个王八蛋！”沙运海反过头来毫不示弱：“你骂谁？你在我面前摆什么县长威风，我呸，勾引别人老婆的伪君子。”余非气极，随即扬起手掌“啪”的一声打在了沙运海的脸上。沙运海哪肯甘休，二人遂动起手来。王紫君劝不开，干脆用力将这两个冤家推向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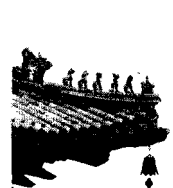
医院哪里出过看望病人的亲友打架之事，一下子引来了不少人，有医生也有病人，七嘴八舌。二人见王紫君把门一关，将他们扔在病房外丢脸，便不约而同地住了手。余非指着沙运海说：“走，你跟我到下面的园子里去，把话给我说清楚。”沙运海不服气地说：“走就走，我还怕你不成！”医生见两人一前一后要下楼，担心又要动武，便追问：“你们干啥去？”余非解释道：“没事，没事，我们不是去打架。”

来到住院部大楼下面的花园一角，余非止步转身瞪着沙运海说：“你把话说清楚，谁勾引你老婆了？我来北京看望王晓慧书记，是出于对老领导的牵挂。王紫君都快失去母亲了，你说的那些是人话吗？”沙运海反驳道：“我说的不是人话，但你敢说自己是人事吗？”“我干了什么？”余非问道。沙运海对地啐了一口：“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在我面前还想装清白？妈的，竟然动手打我。来啊，再来啊，怕你我就不是沙运海。”说着，拉开了准备打架的架势。余非强忍怒火，用手指着他严厉地说：“我们什么事都没有，但你要是继续欺辱紫君，我绝不饶你。”沙运海也恶狠狠地回击道：“王紫君是我的老婆，你有什么资格管，你以为县长就了不起吗！我说不定哪天也能超过你。”余非毫不犹豫地说：“不管你将来做多大的官，会不会超过我，我也不许你欺负王紫君！”声音铿锵有力，都把沙运海震住了。只听余非又换了一种比较伤感的语调说道：“她已经很可怜了，你作为她的老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之前，先摸摸自己的良心吧。”

说完，余非转身离去。

在回梁木县的火车上，余非思绪万千。他这次出来，是学习考察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以谋求一方富足的，但却对王紫君这样一个善良女子的痛苦爱莫能助，真何其悲哀也。他甚至有些责怪自己，为什么在医院不忍一忍，闹出打架事端对王紫君来说，不是公开她的隐私，使其难堪吗？更何况自己已身为一县之长，动手打人实在是有失体统，是极不成熟的表现。可一想起这沙运海的恶言恶行，余非又愤怒难忍。“这浑蛋确实该打，不打不足以解恨。”余非对着车窗骂道。

余非走后，沙运海来到岳母的病房，医生正在给深度昏迷中的王晓慧做检查。直到医生检查结束出门后，王紫君对他也不理不睬。由于刚才医生叮嘱不要再喧哗了，沙运海便忍着没有说什么。沉默好半天后，沙运海表面平静地说：“那个余大县长，确实还很在乎你的感受，看来是真心喜欢你。我看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办一个离婚手续，我成全你们。”王紫君帮母亲整好被子，然后冷冷地说：“你们怎么不打了，去打啊，打个够。”沙运海说：“他比我个子大，你当然希望我们打了，因为你认为我一定打不过他。”“去打，都打死去，再也不要来烦我。”王紫君啐道。沙运海愣了一会儿，觉得无趣，拿起提包出门而去。



04

梁木县请国内某著名大学编制了县城建设新规划后，召开了新城区开发建设动员大会，将社会方方面面的神经都牵动起来了，一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和街谈巷议的热点。但如何破解资金难题成为摆在余非面前的首要任务。跨河大桥的建设、河对岸开发区域内土地的征用、居民安置、土地平整、道路及管网建设等，都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这对于财力紧张的梁木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观念，关键在于观念的更新。”吴益群在与余非商议资金投入的问题时说，“观念就是财富。”余非点点头，说：“通过在外学习考察，他们经营城市的理念确实很新，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破解了资金难题。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首期资金的投入从何而来？建不了大桥，建设新城区就是一句空话。”吴益群问：“不是上海有一家公司愿意投资建桥吗？卢重瑞接触得怎么样？”余非叹了一口气：“我让卢县长与之先接洽了，是上海征远公司，但这家公司条件太苛刻了，不仅要大桥二十年的收费权，还要我们在河对岸划拨一千五百亩土地供他们开发之用。”“哦。”吴益群沉